

流向大海的记忆

■简宏宇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百岔河寻踪

百岔河诞生于何时,谁也无法考证,唯一能见证它生命最久远印记的是河两岸岩壁上至今仍清晰可辨栩栩如生岩画。如果这些记录着商先民族生产生活的元素符号和红山文化同期,或者更早,那么它对百岔河的形象记忆应该在8000年以上。

8000年以前啥样?百岔河无语,也许,这个年代对于它来讲太过短暂。我们无法追究百岔河的生命源头,但我们能追溯到它的地理源头。

在塞罕坝上的默罕恩都尔山的北麓,北纬42°32′11.48″,东经117°23′32.77″,海拔1751米处,有一个叫四其波的地方,这里林茂峰奇,水草丰美,是百岔川上游居民理想的夏季放牧场所。水草丰美之因,缘于百岔河源头在此。百岔河源头最显著的地理标志是西北面有一座不高的山,山巅长着一簇油松,俗称“一撮毛”,终年翠绿,默默地守候着百岔河的源头,百岔河就是从这里的塔头湿地涌出,汇集着无数泉涌,汨汨清流,涓涓而下,在当年康熙饮马垂钓的源头——百岔泊短暂停留后,便义无反顾地一路向北,开始了它漫长的生命之旅。

百岔河在360里的流程中,接纳了百岔川的数十条溪流,一路奔腾,在万合永镇陈营子处投入西拉沐沦河的怀抱,然后奔向大海,把自己的漫长的生命和海量的记忆融入大海的永恒。要想寻觅百岔河的记忆,我们只能从我们各自记忆的海洋中去搜索,点击它的内存,再现我们在百岔河畔经历的点滴。

童年踪影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共和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国际上的反华逆流甚嚣尘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形成强大的高压态势,“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是毛泽东主席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形象写照。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导弹核试验圆满成功,1969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暮春的傍晚,在小喇叭里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的召唤下,跟着大人們的引导,6岁的我终于看到了遨游在浩渺苍穹中那颗属于我们祖国自己的星星。我当时只知道: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的如火如荼,我们刚刚步入学堂时,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接下来的岁月中,“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政治声浪此起彼伏,在那个懵懵懂懂的年龄,何谈对真理的认知,面对人人都要“口诛笔伐”,我们只能在老师的“强制下”,把写得狗屁不是的批判稿挂在教室的黑板报上,然后去玩儿我们自己的游戏。

老鸹子叨小鸡、丢手绢、丢沙包这样的群体游戏男孩女孩都能参与,至于耍骨头节、跳方格,那是女孩子们的强项。下五虎、四棋是我们男孩子课

间常玩的具有挑战性的游戏,因为它没有成本,就地取材,在地上画一个方格,几块石子、几根木棍就形成交战双方,一个课间,可以斗几个回合。但在课余时间也有“赌”的时候,赌注最常见的往往只是一个咸菜疙瘩,一块水果糖,或者是借阅一本小人书。咸菜疙瘩无所谓,家家都有,在那个一盒火柴只有二分钱的年代,一块水果糖只有一分钱,但对于我们来讲,能吃上一块水果糖,也是难得的奢侈。

最珍贵的是我们手中的“小人书”(连环画册),那是我们那个时代最难得的精神食粮。那时的连环画册内容比较单一,除了“样板戏”系列之外,多数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红色书籍,但每一本书对于无知的我们来讲,都是一份美味佳肴,书中那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态,把我们带进无法触及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少儿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在这里启蒙。

看电影,在当时应该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了。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部电话(安在政治队长家里),每逢公社放电影都通过电话通知,得到通知后,村里人都像赶大集似的奔走相告。往往是姑娘一攒,媳妇一簇,老爷们自成一伙,而我们小伙伴们,早已捷足先登了。公社大礼堂的售票口,猫洞似的,售票员面对拥挤攒动的人头,仔细地按大人一毛、小孩五分的惯例售票。那时的大礼堂,是公社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当时礼堂内只有舞台,台下没有桌凳(后来安装了长条木凳)。电影放映前,场内纷乱嘈杂,但银幕上一出现画面,全场便会鸦雀无声。电影在正片之前,都要放一、两部新闻简报,虽已过时,但能从影像上真实地看到近期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音容笑貌,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

当银幕上出现“再见”的画面时,已近深夜,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大礼堂,在熙攘的人流中,我们踏上回家的路,一路上,我们迎着百岔河潺潺的溪流,嗅着两岸豆麦和水草散发的清香,听着不绝于耳的蛙鸣,踏着婆娑的树影,兴致勃勃地回味着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把只有五里地的乡村小路走得兴致盎然。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的生活充满无尽的快乐和自由。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充裕,一日三餐基本定格在“苦力、干饭、粥”,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从十岁左右便开始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砍柴、拾粪、搂草、采猪食,这些活都是我们农家孩子的课余。但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做完“课余”之后,我们便回到自己的游乐天地——夜晚的小山村,“打鬼子、捉汉奸”,让我们弄得鸡犬不宁;春末,百岔河解冻后,是我们钓鱼的好去处,最简便的方法是把蚯蚓穿成串系在小木棍

的一端,在河边选择水流平稳的地方,把钓鱼竿插入水里,凭着鱼咬诱饵的感觉,待时机成熟,迅速一提,便把鱼

儿捕获了。如果运气好,一个晚上能钓到半脸盆。猪油煎泥鳅,是百岔河馈赠两岸人们的上品美味;夏日和初秋的百岔河更是我们的乐园,河中欢畅嬉戏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在扎猛子、狗刨中玩会了游泳的各种技巧;冬天的百岔河也难

得寂寞,冰车是我们男孩子的最爱,在宽阔的冰面上驾着冰车追逐、驰骋,严寒中尽情潇洒着男孩子的野性,欢声笑语使冬天的百岔河变得生机盎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大人们对

自己孩子的野性并没有过多的约束,

反倒培养了他们那个时代人吃苦耐劳

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个性。

碧水风流

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鲜明的主题。

到了七十年代初,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引下,农田水利建设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为了实现“林网成行畦田化,渠井配套满肥化”的目标,全公社掀起了“打井热”。为了不误农时,打井只能选择在农村“猫冬”的时节,当时社员们在打井工地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的劳动热情和冲天干劲,我仍然历历在目。

谁说冬天不能打井,听命老天的应声虫。谁说三九不能抽水?困难面前的俘虏兵。贫下中农逞英豪,敢和老天试比高,天寒地冻何所惧,水井照样吐银花!”

这首充满豪言壮语的诗当时是用纸壳做的标语牌矗立在我们村的打井工地上,作者是下乡知青,时任兴华大队团总支书记的张文娟,那时她刚刚二十岁出头,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温柔而美丽。当时她在我们生产队蹲点,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她的身体力行下和诗的激励下,社员们的干劲空前高涨,打井的进度也突飞猛进,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公社下达的打井任务。

但多数地方是在不考虑当地水源条件的情况下,没有经过科学规划,只是为了争投资、争设备、打任务井。当时百岔河流域仅1975年就人工打井近百眼,并且全部设备配套。但这些井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以致配套设备闲置、废弃。后来,这些大口井唯一的用途竟成了我们游泳的池塘。如今,面对这些废弃的大口井,我们只能想见当年农民们建设社会主义豪迈的热情、冲天的干劲,以及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性和盲目性,还能想见什么呢?

百岔河在静静地流淌中把芝瑞公社带进了改革开放的岁月。

到八十年代初,百岔河的中下游

由于人口剧增,加之多年来无节制的滥砍盗伐,百岔川的植被日渐萎缩,水土流失日趋严重,俗称铜帮铁底的百岔河也已无坚可守。面对百岔川日趋恶化的生态,为子孙后代长远发展之计,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谷振川——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儿子,经过同党委一班人的深思熟虑,决然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高调提出了“三不动(不动镰刀割灌木,不动镐头刨疙瘩,不动耙子搂柴草)”政策,并明确,三级领导干部要负全责,要一抓到底,常抓不懈,哪一级,哪一村,哪一户出了问题,就拿哪一级的干部示问。对于违反规定的个人,必须从严惩处,绝不姑息迁就。

既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有踏石留痕的行动,经过几年这一“土政策”的实施,山上的灌木长起来了,植被恢复起来了,百岔河边的护岸柳浓密起来了。

1988年7月20日,百岔川遭遇了百年未遇的暴洪,数千亩农田被淹,8人被洪水夺取了生命。

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但后来有关专家分析,如果没有多年来“三不动”政策的实施和全方位的生态治理,“7.20”洪灾的损失会逾数倍。

“三不动”,是不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诠释?

在百岔川的绿水青山哺育下,我们告别了童年,走来了青年。也许是百岔河记忆的召唤,或者是我们骨子里萌生的激情与渴望,我们几个同龄人在同一个时间相约在同一个地点,为的是构筑一个共同心愿。我们成立了“北国草”文学社,创办了《山里风》《百岔川》油印小报,我们把对家乡的记忆,开始付诸于稚嫩而执着的追求。

百岔河水在流淌,流淌是为了生存,生存的还要发展,发展之后要衰退直至于死亡,死亡便是一种悲哀——我们不需要悲哀。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形象”,一种有生命的不朽的“形象”。

家乡的人们编织了神话,编织了传说,创造了历史,成就着现在和将来,但——这只能是一种“影像”。从“影像”到“形象”,需要一种艺术,一种完美的表达。

——我们想拥有这种艺术。用这种艺术对这片土地的神话、历史、现实,以及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从心灵深处付诸于形象的、真情的表达。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或者是一种梦想。但在希望和梦想之间,我们努力把百岔河流向大海的记忆回溯百岔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张玉柱水墨画——骏马



走在鱼儿的思想里

■江苏省泗洪县泗洪姜堰高级中学 乔镜伊

“你知道吗?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哦!那海啊,可大了,海里的鱼生活得比咱们自在多了。”一条平淡无奇的鲤鱼无比兴奋地对我说,看他的神情就像去过那儿一样。

从那时起,去往大海成为了我的梦想。

终于,在一个凉爽的清晨,我最后回头看了看我熟睡的家人,毅然转身离开了生活了许久的,安宁的湖泊。

我闷着脑袋,不顾一切地向东游啊游,一阵浓郁的稻香袭卷了清凉的风,旋转着拂过湖面。我抬起头,一大片金黄的稻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岸边的稻田李,行走着此起彼伏的身影,那时勤恳的农民在播种希望。

“真美啊……”我感叹那金色的希冀,但心中的彼方驱使我一刻不停地游向东方。

有一天,当我发现周围的水变得浑浊时,我就知道我已经游到了黄河。“嚯哈——!”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喊叫直冲云霄,伴随着震天撼地的鼓声,是安塞腰鼓!我兴奋地暂时停止前进,和那一群活力四射的后生一起高举着臂——他们击打着腰鼓,黄土高原上,奏响了一曲雄壮的乐章。

“多壮观啊……”我慨叹那滚滚扬起的沙尘,可纵使这里再多么蔚为壮观,也不会成为我“投海”的绊脚石。

我游进黄河众多分流中最清澈的一股,逆着水流奔向东方。

后来,在一个同样的凉爽的清晨,我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上海。可是,却说不上是如愿以偿。

我看到,闪着刺目光灯的街道中挤满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来去匆匆,崭新的皮鞋扬起一缕一缕的尘埃。我想起了黄土高原上的那群后生,但又觉得两地的人们存在天壤之别。“为什么,他们显得如此忙碌?”我不明白,海边如此绚丽的风景却无人驻足,每个人的眼中似乎只反射出了‘麻木’的影像,没有光。

人既这般,鱼想必也不过如此。

海的确很大。可为何我感觉如此空洞?海的确很美,但为何海水如此的咸?就像是天空无声的哭泣,一串一串的泪水慢慢汇聚成了海洋……

“你知道吗,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湖泊哦!哪里生活的鱼儿可幸福了,那里有金黄的麦浪和浓郁的稻香……”一条色彩斑斓的小丑鱼摇头摆尾地对我说,看他的神情似乎他从前去去过那儿一样。

刘桂莲

一位老人的脱贫致富路

■王晓萍

走进四义号村的刘桂莲老人的院落,首先看到的便是她的“小型”养猪圈舍,圈舍内6头仔猪生龙活虎,老人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她是位平凡的老人,但也正是这位平凡的老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毅力,撑起了脱贫致富的梦想。

刘桂莲是四义号村牛营子组的村民,今年62岁,曾经家中老伴儿瘫痪在床,除了日常的开支之外还要看病买药,生活十分困难,2014年刘桂莲成为第一批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对象。

刘桂莲自从老伴儿瘫痪之后,她便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一切开支都靠她种地获得的那点微薄收入支撑着。期间,镇里给他们享受了低保政策,让一家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虽有政策帮扶着,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和身体原因的影响,生活一直很贫穷。都说“养儿防老”,她本来还可以依靠着儿子接济自己的生活。但是生活并不是都如人所期,儿子因为和儿媳产生纠纷,竟错手将人致死,因此被判入狱。祸不单行,2017年瘫痪在床的老伴儿又匆匆的撒下她,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对于这个本就贫寒的家庭无疑雪上加霜,老人的眼泪流了再流,精神几近崩溃。不过这位60多岁的老人并没有自暴自弃,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她发挥自身能力,岁数越大,干劲越足。

面对眼前的日子,老人并没有灰心,没有只等着靠政策接济生活。2019年,刘桂莲承包了30多亩地,又买了几头仔猪,决心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得知情况后,村两委和工作队及时入户了解情况,对贫困户发展种养殖遇到的一些困难给予帮助。当农民农牧业技能培训人员来到村里培训时,村两委马上到刘桂莲老人家里把她接到村里学习种养殖技术,希望能对她养殖生猪带来帮助。秋天,刘桂莲自己种的玉米、荞麦收获了,她说这些粮食正好可以作为养猪的饲料,继续扩大自己的养猪规模。年底,她养的生猪卖了好价钱,增加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自己的辛勤劳动,还获得了政府奖励的产业脱贫奖励金800元,让自己的日子更加宽裕了。

一位老人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但刘桂莲并没有停下脱贫致富的步伐。在镇、村两级的大力支持下,刘桂莲今年又买了6头仔猪,种了玉米、小麦,准备再“大干一场”。现在她住进了易地搬迁的楼房,每当我们入户看她时,她总是拉着我们的手说:“别看我年纪大了,但我知道谁对我好,要是没赶上这个好社会,没有共产党,我老婆子早死了。所以我不能总是依赖共产党养活我,那样让人笑话,我得靠自己。我还得种地、养猪。”当我们要走时就拽着让我们在她家吃饭,还要给每人带上一斤她亲手种的苦荞面。朴实的老人、朴实的话语,让每个人的心里暖暖的但也挺不是滋味的。

坚韧推开了困难,勤劳战胜了贫穷。如今她靠自己的双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成为了其他贫困户学习的榜样。这样的老人值得每个人尊重,值得每个人学习。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刘桂莲老人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美满幸福。

最美贫困户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app)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